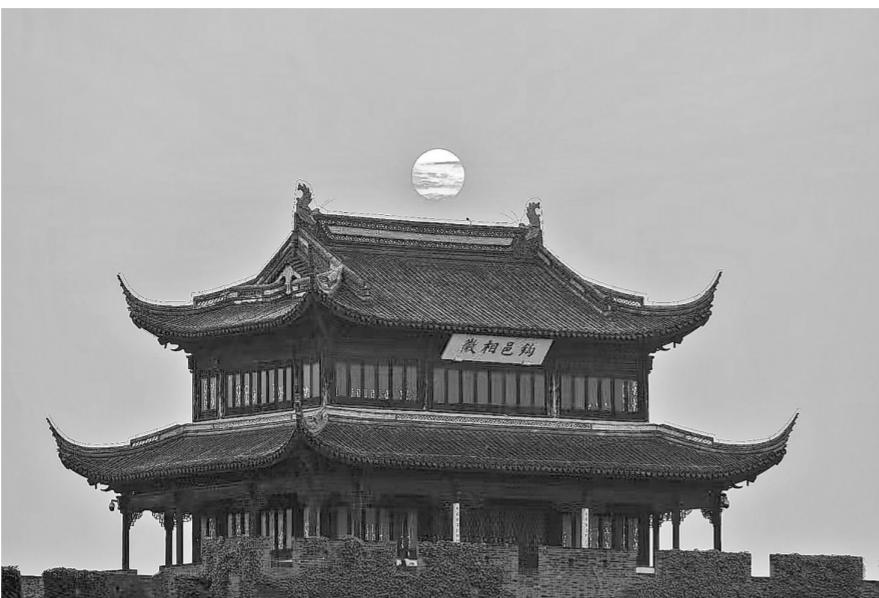


# 梦回马练，这无尽的乡愁

◎陈世穆



明月千里寄相思 张子晨摄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余光中先生的诗句，宛若一把钥匙，悄然开启了记忆的闸门，令我再次沉醉于对家乡——贵港市平南县马练瑶族乡的深深念想之中。那里是我生命的摇篮，也是我灵魂的栖息地。

马练瑶族乡，作为贵港市首个民族乡镇，也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与有世界瑶都之誉的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罗香乡接壤，毗邻南汉状元梁嵩故里大鹏镇，与程颐、程颢延师周敦颐讲学读书之地官成二程岩、三夫子庙相距不远。此地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历史底蕴深厚。从营盘村西汉古墓出土的小陶斧、铜耳杯，到唐宋时期的武郎县古城址；从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山人居住地遗址，到如今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李发南旧居，每一处胜迹都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

在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无数马练儿女以智慧、汗水、鲜血乃至生命，谱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清代咸丰年间便不断涌现的马练、水晏和河段义渡即彰显了邑人的乐善好施；1927年5月的水晏暴动，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武装斗争；革命先辈李发南全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更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骄傲与力量源泉。

家乡，是我童年的乐园。那些与小伙伴们嬉戏玩耍、捉迷藏、掏鸟窝的日子，如同一幅幅鲜活灵动的画卷，深深镌刻在心，永不褪色。那时的我们，天真无邪，欢声笑

## 过年鸡

◎陈 勤

小时候，一到腊月，浓浓的年味便在田野乡间弥漫，家家户户着手准备年货。新衣服、大红春联、鞭炮……要准备的东西真不少，不过最紧要的是预备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以慰藉一年来的劳累奔波，同时犒劳犒劳很少油水的胃。在这一顿盛宴上，有一道菜又显得尤为重要，那就是过年鸡。

过年鸡一般选择那种羽毛鲜艳、矫健灵活的大公鸡。大年三十，一大早起来就杀鸡。待一切收拾停当，中午开饭之前，先敬老天爷，供品一般是整鸡、整鱼和刀头肉，再烧纸钱，祈求老天爷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一家大小健健康平安。

每年过年之前，我的任务就是看好过年鸡。那些年农村里小偷特别厉害，什么都偷，公鸡能卖好价钱，自然更是他们喜欢的猎物。母亲是一个非常执拗的人，明知道鸡放养很危险，关在笼子里就没事，却因为舍不得鸡关在笼子里会变瘦而非要放养。连续三年我家预备过年的公鸡都被偷了，一家人咬牙切齿却毫无办法。

十岁那年，村里流行鸡瘟，全村只有我们家还剩一只公鸡。那只公鸡特别漂亮，大红冠子，像顶着一朵火。金黄色和红色夹杂的羽毛，像柔滑的绸缎。绿色尾巴高高翘起，走起路来气定神闲，仿佛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这样的品相拿到市场上卖，怎么着也是最高价。

学校刚一放寒假，父母就给我安排了看管这只过年鸡的任务。虽然本该轻松自在的假期因为有了这一束缚而变得不那么愉快了，但我还是忠实

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每天无数次地搜寻着公鸡的身影。好不容易熬到二十九，我暗自庆幸，猜想今年一定没事了。每隔十分钟，我便唤它一次，它只在房前屋后活动，找起来并不难。下午，父亲到邻村塘买鱼去了。几个小伙伴到我家玩，我们跳绳、踢毽子，玩得不亦乐乎。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我猛然想起鸡的事儿，赶紧找其他人也帮着找，找遍了村子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公鸡的踪影。我失魂落魄地坐在院坝里，任后悔、害怕和愤怒的泪水恣意横流，心里千遍万遍地诅咒着可恶的偷鸡贼，恨不得将他（她）千刀万剐。

不久父母回来了，把我劈头盖脸地痛骂了一顿，还好没有挨打，我想是因为父母前几年自己也守不住过年鸡的缘故。他们怀疑是本村人作案，因为本村的人才熟悉那只公鸡的习性，而且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迅速作案并迅速消失。母亲扯开嗓子破口大骂可恶的偷鸡贼，骂了半天，没人接腔。又挨家挨户地去查看鸡笼，但是没有。前几回也是这样。

天已经黑了，晚饭摆在桌上，我们却都没有吃一口。

半夜，我想着丢鸡的事，一直睡得不踏实。忽然，“咕—咕—咕”，一声响亮的鸡叫传来，我噌地跃起，披上厚衣服，来到父母的房间。母亲白天累得筋疲力尽，此刻正酣然入睡，而父亲已拉亮了灯坐在床头。“爸爸，我听见……”“嘘。”父亲示意我别说话。“咕—咕—”，又是一声清脆的鸣叫，这次我和父亲都听得清清楚楚，正是我家

那只公鸡的叫声！循着叫声，肯定就能找到它，我倒要看看是哪家人这么讨厌，竟干小偷的勾当，说不定以前的鸡也是他偷的，这次一定要叫他彻底还回来！屡次丢鸡的愤怒和即将揭晓偷鸡贼的兴奋，快要把我的胸膛胀破了，我恨不得即刻飞出房间。然而父亲却不慌不忙。我示意叫醒母亲，父亲摇摇头。我和父亲走到门口，轻轻打开门后，父亲却又退了回去。

“你去睡吧，我再想想。”父亲说。

那天晚上，父亲终究没有去，还叮嘱我这事不要告诉我妈。我虽然万分地不情愿，还是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大过年的吵架不好，而且一吵邻居就都没得做了。”这是父亲后来对我解释的理由。淳朴的父亲把邻里之情看得比物质重要得多，哪怕明知这仅是自己单方面的行为。

父亲的这种处世方法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让我不屑，甚至，我认为那是一种懦弱。如今，在经历了人生的一些风雨之后，我渐渐理解和认同了父亲。宽容别人，也是宽容自己。很多时候，以牙还牙、快意恩仇的结果是伤了别人，自己也弄得身心疲惫，痛苦不堪。学会宽容，让自己心胸开阔，心境平和，不为俗人俗事所扰，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年偷我家过年鸡的人是谁，但正因此心中少了一份恨意，多了一点空间，承载世间美好。如今，我亲爱的父亲已离我而去，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与世无争的他能够活得自由快乐，过上他心中与世无争的理想日子。

## 三上庐山

◎杨 阳

我曾有过三上庐山的经历，两次在退休前，一次在退休后。三上庐山，遭遇不同，感受也不一样，酸甜苦辣，五味杂陈，齐涌心头。

1981年5月，趁着到福建学习，途经南昌时，我们乘兴游览了仰慕已久的庐山，这是我第一次上庐山。两天时间，庐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庐山的瀑布、庐山的仙人洞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庐山，站在观瀑的最佳位置，瀑布随晚风飘荡，点点珠玉在晚霞映照中，倾泻而下，如奇花异卉争芳斗艳。夕阳变得又圆又红，灿烂的晚霞，让庐山显得更加柔和温馨。置身于这迷人的时刻，心在净化，得以窥庐山真面目，实是人生一大快事。

可刚上庐山的时候，总觉得庐山的大雾厚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了许久，眼前除了雾还是雾，那漫天的雾隔断了众人与我，厚重得竟然对面不见人影。远处的山峰，身旁的行人，山腰的别墅，一切都若隐若现。那雾如轻纱，如烟岚，挂在树上，绕在山峰，漫至小路，掩在草丛，一切都变得朦朦胧胧。雾自发边流过，自耳际流过，自指间流过，那乳色的轻雾化成细细的水珠，洒在脸上轻轻的、腻腻的，有些许潮湿，吸一口这带有淡淡清香的气息，竟觉有点微醺，放眼四周的朦胧，如同一幅写意图画……苍茫的云雾使庐山像蒙着面纱的仙女，若隐若现。那飘逸的云雾幻动着，仿佛她不断更衣，却又全裸露，让你心里保持几分期盼。

面对这满山的大雾，我心里满是沮丧，中途曾多次想掉头回去。但每次想放弃攀登时，我总鼓励自己，现在回头，前功尽弃，只有坚持到底，方能领略无限风光在险峰！于是，我咬着牙，坚持登上了山顶。在登上山顶的那一刻，所有人激动得欢呼雀跃，我也几乎落泪……原来在庐山之巅，太阳一直在，巨大明亮的太阳光芒万丈，热烈饱和的阳光照耀着厚厚的云层。那一刻，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所有阴霾都一扫而空，只剩下幸福和感动。

按计划，第三天一早，就在枯岭广场等车前往福州。上午九时许，我们上了包车，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顺势而下，谁知由于车速太快，车子竟然失去了控制，汽车侧翻在旁边的水田里，把我从车窗抛了出去，像跳水运动员一样，头朝下，脚朝上，一头撞到水田的泥巴里。“完了，这次完了，连亲人都见不上一面。”这一闪念，迅速占据了我的脑海。

许久，我拼尽吃奶的力气，从泥巴里挣扎起来，从头到脚，全是泥巴，就像一尊泥雕塑。一人车，包括我的同事都没有一个能认出我是谁。后来，旅游公司派车把我们接回南昌，并马上送我到江西医学院检查，

悄然变化着。因为荔浦至玉林高速公路平南段修建以及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的征拆，让家乡的老房子成为了回忆。特别是父母的相继离世，更让我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与遗憾之中。每当想起他们慈祥的笑容与温馨的关怀，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酸楚。余光中先生诗云：“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这份心境，又有几人能够真正领会？

伫立高速公路旁，凝视着那片曾经无比熟悉的土地，我的内心交织着复杂的情感。我为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感到由衷的欣慰，同时，也为那些逝去的记忆感到忧伤与惆怅。这既是对往昔岁月的深切怀念，也是对未来前景的无限期许与憧憬。我担忧那些独具魅力的民族建筑会被拆除，那些精湛绝伦的手工艺会面临失传，那些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会被逐渐淡化。我更害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迅猛推进，那片绿水青山会遭受污染，失去原真的生态之美。此外，我还忧虑随着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那些肥沃的良田是否会被荒废，或是被改种果树、挖土建塘——毕竟，这片土地曾滋养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马练，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永远是我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部分。无论岁月如何流逝，那份乡愁都将如同一道永恒的印记，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生命之中。让我们怀揣着这份乡愁与期盼，继续坚定前行吧！因为在那，有我永远无法割舍的根与魂。

## 底片 (二首)

◎聂 沛

白石铺，信使走了很久  
一场雨下得人心慌  
一下就是一年  
山岗上的庄稼全都浸在童年的妄想里  
父亲有他的重重心事  
母亲则怀抱一家人的期望  
她的悲哀与祥和  
四处筹粮，有蚂蚁的坚强

白石铺，信使不再回来  
晨光会变得更暗  
被岁月遗忘的底片，一直没有冲洗出来  
里面有温顺的羊  
一丝丝模糊的阳光  
一点点在生存深处蛰伏的叹息，还有你那白发苍苍的  
驼背老娘

### 与白河同行

以前，我不知道白河发源于老家风石堰  
在归阳镇流入湘江，全程不到百公里  
哪怕再短，也是母亲河  
有时甚至像一条小溪  
向晚时分，我伴随它骑行一段  
乡下的风景越来越舒展，偶尔有成群的麻雀  
撒满天空，儿时伙伴俨然又回来了  
我想一直跟着白河，去见湘江  
乡道却拐弯掉头向南  
我只好停车，目送白河  
在夕阳下东流，不动声色，不悲亦不喜  
居然在耄耋之年仍然羞涩  
我不好意思说出来：爱，都沉在心底

## 新春返村

◎卢悦宁

这是祖父的村庄  
父亲的村庄  
也是我的村庄  
祖父种下作物  
风吹稻浪、瓜果飘香  
于他只是寻常  
父亲种下自己年少时的汗水  
走进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  
而我只是偶尔还乡  
只能种下我所感知到的

消失多年后我仍然怀念  
它朴素亲切，为每一个容易晕车的人着想  
为每一个敏感脆弱的人着想  
这样就够了，往事清楚、明白  
我一次次离开，一次次归来

### 春日游金花茶公园

上巳日的春风吹开栅栏  
那淡然的、优雅的簇簇金花茶  
在游人眼中投下幢幢影子  
“十八学士”的粉艳、“耐冬”的简约  
“抓破脸”的绰约多变……  
顺着来自远古的基因  
用胸中的墨笔悠然写下：  
“小园香径独徘徊”  
园中有历历在目或回忆里确切的事物  
譬如颖湖的平静，卧弓山的低回  
以及沐溪石溪的清浅  
闲散的小公园接受了我同样的闲散  
在那些重叠的花瓣和叶片间  
独自寻找尘世中微不足道的小小幸福  
它们向我敞开秘密，惊叹于  
闹市中有无边的风景和宁静

### 回乡偶书

这里的楼房，是我所熟悉的

这里的草木，很多都由我的亲人手植

是我所热爱的。这里的三轮车

我喜欢黑夜里发光的事物：

万家灯火，火树银花，花好月圆……

仿佛，如此便可将日间的热烈与

心满意足

延续下去，延续到一个个明天

延续成一场不停息的流动盛宴

火树银花不夜天

我喜欢黑夜里的发光事物：

万家灯火，火树银花，花好月圆……

仿佛，如此便可将日间的热烈与

心满意足

延续下去，延续到一个个明天

延续成一场不停息的流动盛宴

我喜欢黑夜里的发光事物：

万家灯火，火树银花，花好月圆……

仿佛，如此便可将日间的热烈与

心满意足

延续下去，延续到一个个明天

延续成一场不停息的流动盛宴

火树银花不夜天

我喜欢黑夜里的发光事物：

万家灯火，火树银花，花好月圆……

仿佛，如此便可将日间的热烈与

心满意足

延续下去，延续到一个个明天

延续成一场不停息的流动盛宴

春意浓 周开强摄

## 春的赞歌

◎凌 丽

### 写春联

见春联，便有许多故事  
以及长长的岁月被唤醒  
或者正待被唤醒

我们不完美，也偶尔会浮躁  
许多过往，永远无法复制了  
然而，新春仍有某种祈愿

或许它，就是这么呈现的  
有些时刻映入眼帘，有些景  
胜过世间所有的繁华

在福字贴上的瞬间  
就感受到了，无论怎样  
新春的美好不会变

### 当红色涌现

当红色涌现，如破晓的朝阳  
点燃天空中沉睡的云霞

有机会，我还要再上庐山。

春意浓 周开强摄

将世界晕染，然后肆意地铺展

当红色涌现，像燃烧的渴望

我望向那片红，想探寻：

炽热的天地，究竟是何等景象？

色彩是一种表达，一种力量

每一片红就是一团火，燃烧着希望

我如飞鸟，追逐着它

那些有优势的异木棉树

盛开又凋零，挂着零星的果子

唯有中间那棵消瘦的，正在怒放

所有的力量，集中一个枝条

开出了满满当当的花朵

风正在掠过，阳光也在假寐

一只小小的蜜蜂，从一朵花瓣

旋到另外一朵花瓣，最后

躲在弧度弯得最好的花上，凝视